



译文纪实

沙尘暴中的美国人

The Untold Story of Those
Who Survived the Great
American Dust Bowl

THE WORST HARD TIME

肮脏的 三十 代

Timothy Egan

[美] 蒂莫西·伊根 著
龚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生命中最简单的事
——呼吸，
都成了威胁。

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非虚构作品奖

[美] 蒂莫西·伊根 著

龚萍 译

肮脏的 三十年代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肮脏的三十年代：沙尘暴中的美国人 / (美) 蒂莫西·伊根
(Timothy Egan) 著；龚萍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3

(译文纪实)

书名原文：The Worst Hard Time: The Untold
Story of Those Who Survived the Great American Dust Bowl
ISBN 978-7-5327-8360-1

I. ①肮… II. ①蒂… ②龚…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35909 号

Timothy Egan

**The Worst Hard Time: The Untold Story of Those Who
Survived the Great American Dust Bowl**

Copyright © 2006 by Timothy Egan

图字：09-2018-1092 号

肮脏的三十年代：沙尘暴中的美国人

[美] 蒂莫西·伊根 / 著 龚萍 / 译
责任编辑/钟瑾 装帧设计/邵旻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21,000

2020 年 4 月第 1 版 202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 册

ISBN 978-7-5327-8360-1/I·5126

定价：4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433744

► 作者

蒂莫西·伊根 | Timothy Egan

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曾在《泰晤士报》担任全国新闻记者，游历西方，因参与系列报道《美国的种族生活》而与一组记者分享了2001年的普利策新闻奖。目前，他为《纽约时报》撰写在线评论专栏，著有多部非虚构作品。2006年因《肮脏的三十年代：沙尘暴中的美国人》一书荣获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1935年前后，沙尘碗地带的三个女孩戴着防尘口罩，以过滤空气中的灰尘。
摄影：Bert Garai



译文纪实

THE WORST HARD TIME

The Untold Story of Those Who Survived
the Great American Dust Bowl

Timothy Egan

“在那片天地之间，我发觉自己被抹去，被遮蔽。”

——薇拉·凯瑟

献给我的父亲，他由寡母在大萧条最黑暗的岁月里抚养成人，四个人蜗居一室。在许多方面他与他母亲很像，他从她身上继承的本领之一便是：永远别让你的孩子看出你的焦虑。



前言 劫后余生

那些日子，当风不再从南部平原吹过，大地陷入一片令人畏惧的死寂，仿佛一座灯火熄灭后的空荡荡的鬼屋。他们吓坏了，因为大地太辽阔、太空旷，无边无际得让人生出幽闭恐惧症；他们吓坏了，因为他们感到迷茫，什么都抓不住，也辨不清方向。放眼望去，看不到一棵树，到处都一样。没有一丝绿荫。没有一条河欢快地流淌而过，那可是生命的血脉啊。没有一块土包从地面隆起，冲破地平线，产生一种视角，暂时取代一马平川的单调。他们吓坏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这种死寂，吓坏了 1541 年来寻找黄金之城的科罗纳多人；也吓坏了盎格鲁的商人们，他们先前壮着胆子放弃了沿着锡马龙河的生命线前行，开辟出了一条从独立城通往圣达菲的小路，满心希望能让原本长达七周的长途跋涉缩短几天。死寂甚至吓坏了一些科曼契人，彼时他们正驱赶着野牛穿越草地。死寂也吓坏了来自俄罗斯的日耳曼人和来自亚拉巴马的苏格蘭裔爱尔兰人——这群最后的投机者在经历了两次流放之后，渴望在翻耕过的草皮上搭起窝棚，哪怕土坯屋里爬满蜈蚣和蛇，哪怕雷暴响彻天际时污泥从屋顶漏下来滴落在孩子们身上。

死寂还吓坏了被称作远征队和外乡人的驾车人。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被迫与一个对陌生人毫无回报的地方建立起一种亲密感，这里的土地和天气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恶劣、最极端的，它们只有一个要求：

谦卑。

放眼整个大平原，旅客走过的地方远不及他们未曾去过的地方。或者说表面上是这样。沿着同一条直线走一个小时，眼前就会出现地图上的一座小镇——得克萨斯州的崔提镇或者内布拉斯加的伊纳维尔。小镇悄悄地消失了，在某个时候慢慢死去，不曾举行过葬礼，也不曾好好掩埋。

在别的地方，生命的碎片刚刚迈出脚就定格在死亡之中，仿佛罗得之妻^①在逃向高地时突然变成了盐柱一般。一座木结构的棚屋掩埋在沙砾之中，唯有屋顶的横梁依稀可见。远处是光秃秃的树丛，果园的枯枝如焦炭一般一碰即碎。那边是一座学校吗？怎么只剩下一根烟囱和两堵墙还立在那里？接下来映入眼帘的是围栏桩，一根根残桩从贫瘠的黄土里凸出来。这些木桩曾经承载着一种信念：南部草原上的一小块土地能长出一种东西，使这里的生活好过厄尔里奇、奥利里或蒙托亚一家抛在身后的那个地方。围栏桩高出地面 6 英尺多。它们现在埋在地下，只剩下穿过层层沙尘露出来的末梢。

那些雪松木桩和坍塌的家园讲述着这个地方的故事：近十年来，世界上最辽阔的草原是如何被翻了个底朝天；地皮是如何被风吹走，在空中翻飞，倾泻下令人窒息的黑沙。在内布拉斯加、堪萨斯、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俄克拉荷马和得克萨斯的部分地区，一连许多天笼罩在这层黑纱之中，仿佛在世界尽头的广阔舞台上拉下一块幕布。大地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姿态抽搐着，彼时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失去工作。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还有那些从未离开过的人仍然想弄清楚为什么世界会如

① 《圣经·创世记》第 19 节中，天使叫醒罗得一家逃命，特别嘱咐他们一直往山上跑，千万不要回头，也不要平原上站住，而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译者

此对待他们。尽管他们深爱这片土地，心中却仍疑虑重重。留下来是个错误吗？他们会不会是南部平原上的最后一代人？有些人则深感耻辱——因为土地歉收，因为他们难辞其咎。不久前，在伊纳维尔有人发现一位老妇人正在焚烧她丈夫写的一本有关沙尘碗（Dust Bowl）的日记。她的邻居惊呆了：为什么要毁掉如此亲密的家庭记录呢？妇人解释说那种恐怖不值得分享。她希望它永远消失。

围栏的尽头是一些小型农场，那里仍有生命律动，再往前去就是为余下的宅地部分服务的小镇。这里是斯普林菲尔德，又帮巴卡县挺过了一天。它位于科罗拉多东南角的最边缘，东边是堪萨斯，南边是俄克拉荷马狭长地带的无人之地，另一个角则与新墨西哥接壤。到处都是“此地待售”的标志牌。一间小型超市。一只美洲鸢歌在市政厅附近的一座塔楼上。斯普林菲尔德是巴卡县的县府，约摸 4 000 人零散地生活在这片困顿丛生的虚无之地上——每平方英里还不到两人。一百年前，人口密度这么低的县被称为“边疆”。由此看来，这个地方现在拥有的边疆远远超过草皮房子那段时期。这座小镇具有典型的高地平原的特征——那种慢慢走向死亡的颤栗。他们没打算装潢或修补一下破烂不堪的店面。一切原本就是这样。没有耀眼的旗帜，没有丝毫的伪装。

离主街几个街区的地方有一座坚固的石屋。一阵“砰砰”的敲门声之后，一位娇小孱弱的女人应声来到门廊边。

“我找艾萨克·奥斯汀。”

“艾克？”她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过去，“你找艾克？”

“是的。”

“他在梯子那边，在修屋顶。就在后头。”

屋顶很陡，对身手敏捷的人也是种挑战。艾萨克·奥斯汀 86 岁了。他爬到边缘，离地面有 25 英尺那么高。

“你好。”他说。他仍然很矫健，有一双水蓝色的眼睛，满头银发。

“早上好。”

“你想谈谈这场旱灾?”

在南部平原,人们从不说“干旱”^①。

进入新世纪后的头几年,他周围的这片土地又干涸了。今年落基山脉的许多地方都没下雪,而下过雪的地方什么都没留下。山上积雪形成的白色水库已见底,而阿肯色河、锡马龙河以及从山峰点点滴滴流淌下来汇入大草原的涓涓细流都离不开它的滋养。对有些人而言,这些人大多年纪太轻,不会懂得这种死一般的干旱和另一个时代如出一辙。他们说这是第二个沙尘碗。

“从‘肮脏的三十年代’^②幸存下来的人没有一个相信那件事,”艾萨克一边说,一边用一只脚扒拉梯子,“找不到任何可以比较的。”

艾萨克·奥斯汀在地洞里长大,有八个兄弟姐妹。地洞就是那种——在大草原的地下挖的洞穴,是他们的家。地板就是泥地。而地面上,墙壁是板条围成的,里面没有隔热材料,外面是黑色柏油纸。每年春天,艾萨克的母亲都会往墙上泼开水,烫死刚刚孵出来的虫子。这家人在地洞里以牛粪块取暖,牛粪块被放在一个旧炉子里焚烧,留下一股难闻的粪臭,久久难以散去。厕所在户外,就是地面上的一个洞。水是从地底下一个更深的洞里打上来的。艾萨克的母亲是爱尔兰人;他不确定父亲来自哪里。

“我出生在美国,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他父亲走的是1909年的那条古老的圣达菲小道,那一年国会通过了一项宅地法案,将个人可以探明并拥有的土地面积提升了一倍,高达320英亩,以劝导美国人去共有土地的最后一块边疆地带——即大草原西部的不毛之地——定居。最后出台一项宅地法案是个无奈之举,由铁

① 干旱(drought)一词在美国南部是drouth。——译者

② 即1930年代的沙尘碗事件(the Dust Bowl)。——译者

路公司和草原各州州议员推动，目的是让人们来这片贫瘠的土地居住，这里除了几个土著狩猎营地和一些 13 世纪的印第安村庄，一无所有。

奥斯汀一家当时听信了传言：在无人之地的锡马龙河那边要修一座水坝，需要人手。

“他们赶着马拉着车到了那里，却被告知根本没有工作。但是听人说，如果你喜欢这个地方，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获得 320 英亩的土地。他们环顾四周，看到了与科罗拉多接壤的边界，然后说，好吧，这是一片极其平坦的土地，没有一块石头，除了野草外，空无一物。他们铲了一锹地，发现地下不是沙，草根扎得很深，便说‘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艾萨克的父亲 46 岁就去世了，抛下孤儿寡母 10 口人在高地平原中央的地底下一个逼仄的洞里过活。奥斯汀一家有了 320 英亩土地，还有风。风吹动风车，把水从 140 英尺下的奥加拉拉含水层^①抽上来，引到小型蓄水箱里。牲口饮着水，吃着丰茂的草，很快就肥了。水和草，要活下来靠这些就够了。要是风停得够久，奥斯汀一家反而会陷入大地走向沉默时所带来的恐惧。没有风就没有水，就没有牲口，就没法活下去。奶牛产奶和浓稠的奶油，奶油可以运到镇上直接换成面粉、咖啡、糖和一罐劣酒。这家人还有养在笼子里定期下蛋的母鸡，以及一把点 22 口径的来复枪。

1929 年经济大萧条开始时，男孩们骑着骡子去上学。在接下来的 9 年里，艾萨克会目睹巴卡县的一幕幕疯狂景象。早些时候，一股投机狂潮促使人们疯狂地翻耕土地，以便在一个无法持续的小麦市场上赚到钱。市场过热，导致价格暴跌。雨水迟迟不来——不是单单一季，而是年复一年。没有草根固定泥土，土壤钙化，开始被风吹走。乌云般的沙

^① 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淡水资源之一。——译者

尘翻滚着，升上1万多英尺高空，像移动的山脉一样滚滚而来——它们本身就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沙土落下来时弄得到处都是：头发、鼻子、喉咙、厨房、卧室和水井。早上得用铲子来清除屋里的沙尘。最诡异的是周围一片漆黑。人们要给自己绑上绳子才能去几百英尺远的谷仓，就像在太空行走时要把自己拴在生命支持系统上一样。而下午刚过一半，公鸡就打鸣了。

“那时候会一连许多天伸手不见五指。”奥斯汀说，他那人都是这么说的。他知道有些人不信，就像东部的许多人不信有关沙尘将铺天盖地的最初传言，直到1934年5月一阵风暴把大草原的风沙刮到了全美大部分地区。落在芝加哥的沙尘达1200万吨，纽约、华盛顿——甚至连远离大西洋海岸300英里的海轮——都盖上了一层棕色的毯子。

牲口的眼瞎了，窒息而死。农民切开它们的肚子发现胃里全是细沙。马匹在风暴中狂奔。孩子们咳到呕吐，被医生们所说的“尘肺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绝望之中，家家户户都把孩子们送走了。抱一抱爱人或者握一握别人的手，如此本能的动作都会使两个人摔倒，因为尘暴产生的静电太强了。艾萨克·奥斯汀一生经历了1918年的大流感、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大萧条以及将世界变得四分五裂的大战。他说没什么能与1930年代的那场黑色沙尘暴相提并论，那个时候，就连生命中最简单的事——呼吸——都成了一种威胁。

沿着巴卡县的公路朝北走，围栏指引我们找到了另一位亲历者珍妮·克拉克那里。草原的阳光很刺眼，她眯起双眼，心绪被记忆搅动。与她终生相伴的氧气瓶就在她身边一个带轮子的手推车上。她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至今仍孑然一身。笑对珍妮·克拉克而言太难了，但她的个性如同塞尔兹尔矿泉水，总是喜欢笑。她因尘肺病而伤痕累累的肺，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小片段。医生最初检查她的肺部时都以为

她得的肯定是肺结核。不是的，先生。那是 1930 年代的黑色沙尘暴造成的。

“我还是会做噩梦。”她说。

珍妮的母亲路易斯·沃尔顿是百老汇的舞者和演员，生性活泼，时髦张扬，在《乔治·怀特的丑闻》中出演过一个角色后，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是，纽约的夜生活和艰难度日对她伤害很大。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呼吸变得很不稳定。医生开的药方是：到西部去，到南部草原，到西部去呼吸空气。她乘火车从纽约出发，一路经过芝加哥、圣路易斯、托皮卡和花园城。最终，她在科罗拉多的拉马尔下了车，感觉就像到了另一个星球。四周没有一丝绿意，夜晚没有灯光。没有人的动静，也没有工厂的轰鸣。天啊，到处都是平地，就像一片棕色的海洋。一个陌生人问路易斯：“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为了这里的空气，”她说，“为了来呼吸空气。”

这种换个环境的治疗方法对另一些人很有效。19 世纪以来，西部平原一直是“肺病患者”的天堂，患有呼吸道疾病的朝圣者这么称呼它。不只有赫里德医生，这位在家上学的迷人牙医来堪萨斯是为了治疗他的肺结核的。在这片干旱地带，每个达到一定规模的小镇都建有设施齐备的疗养院。有一段时间，科罗拉多城里到处都是操着英国口音的人，他们是为躲避英国城市里被工业污染的空气而来，因此这里人称“小伦敦”。一位医生在火车站遇到了路易斯·沃尔顿，给她指出了通往镇上最美丽的建筑——医院的路。

几年后，路易斯的健康状况的确有所改善。她又充满了活力，嫁给了一位大牧场主，生下了小女孩珍妮。这位百老汇舞蹈演员与大牧场主以及他们年幼的女儿刚刚在平原上开始新生活，头顶上的天空就带来了致命的威胁。到 1934 年，土壤就像细细筛过的面粉，一连许多天天气热得连出门都变得有危险。在俄克拉荷马的维尼塔，一连 35 天气温高

达华氏 100 度。第 36 天，竟然飙升至华氏 117 度。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南部平原的大部分农民甚至还没用上电。

沙尘像指甲锉一样擦过皮肤，力道大得让人生疼。人们把凡士林抹在鼻孔里过滤沙尘。红十字会向学校分发了呼吸面罩。家家户户都把湿毛巾塞进门底下，每天晚上还用刚刚打湿的床单遮挡窗户。床单变成了土褐色。在学校，纽约舞蹈演员的女儿珍妮·克拉克经历过多次防沙尘暴演习。风暴来袭时往往毫无征兆。在没有卫星云图的情况下，天气预报依据的是大气压变化，但是这种办法鲜少能赶在飞驰的泥土前头提醒大家。沙尘暴一路奔袭，在到达邻镇后才被人察觉，然后电话通知采取行动。

“校长会把每个人喊出教室，说：‘回家去！现在就走。赶快！’”

1935 年 4 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黎明时分是宁静的，晴朗无风。到了下午，天空变成了紫色——仿佛病了一般——气温骤降。人们望向西北边，看见一个顶部不规则的东西正在移动，遮住了地平线。空气中的电荷噼啪作响，啪嗒，啪嗒，啪嗒。鸟儿们尖叫着俯冲下来寻找庇护所。黑墙渐渐逼近，汽车上的收音机敌不过静电干扰，“咔嗒”一下没了声响。点火装置短路了。沙浪横扫路面，犹如海水漫过船头。汽车接二连三冲进了沟渠，一列火车脱了轨。

妈妈惊慌失措地大声叫她时，珍妮·克拉克正在外面玩耍。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卷入了旋涡，”她说，“突然之间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那是个黑色星期天，1935 年 4 月 14 日，那天有史最可怕的沙尘暴。风暴裹挟的泥土相当于开掘巴拿马运河时挖出的泥土的 2 倍。运河 7 年才挖好，而沙尘暴只用了一个下午。那一天，30 多万吨的大平原地表土在天空飞舞。此后几周，8 岁的珍妮·克拉克咳个不停。她被送去了医院，那里有几十个孩子和几十个上了年纪的病人，他们吐出来的全